

民族政策的錯亂與 族群衝突的激化

● 姚新勇

中國內部的族群問題日趨嚴重，並在西藏、新疆等地迅速激化。究其原因，是多樣而複雜的，但與國家民族政策制訂與實施的失誤、錯謬，有相當大的關係。

雖然中國共產黨幾十年如一日地粉飾太平，宣揚各兄弟民族一家親，但是中國內部的族群問題卻日趨嚴重，並在西藏、新疆等地迅速激化。究其原因，是多樣而複雜的，但與國家民族政策制訂與實施的失誤、錯謬，有相當大的關係。但是，面對民間的抱怨和質疑，以及境外媒體的追問，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堅持說民族政策沒有問題，只是將西藏和新疆的暴亂都推到達賴喇嘛、熱比婭等境內外「三種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之上。這樣的態度，顯然於事無補，只會讓問題愈發嚴重。為國家、家鄉和人民生活安定計，我們有必要檢討一下國家的民族政策。

一 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的傲慢與偏見

首先必須指出，與當年南非的種族主義和美國1970年代之前的少數族

裔政策相比，中共的民族政策無疑是非常民主和公平的；中國無疑佔有着道德制高點。儘管橫掃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給廣大少數族裔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是這種傷害，並非獨對少數族裔，而是對全中國各族人民的。從1979年起，中共開始反思以往民族工作、民族政策的錯誤，進行撥亂反正。於是我們看到，過去的冤假錯案得以平反、糾正，少數族群的傳統文化生活習慣開始恢復；在西藏、新疆等民族自治地區，政府還專門撥款，大力支持宗教活動場所的修復和重建；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以下簡稱《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實行，等等^①。

但也正是從1980年代開始，少數族裔（尤其是那些規模較大的少數族裔）的離心傾向卻開始增大。民族政策更加善意、寬鬆了，換來的卻是相反的結果：某些族群背離情緒日漸增大，族群間隔膜乃至仇恨日增。為甚麼會這樣呢？讓我們先從「兩少一寬」政策談起。

所謂「兩少一寬」，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號文件提出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份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②此一文件出台的初衷，包含了中共對少數族群相當的善意，充分考慮到了不同族群文化風俗之間的差異等原因^③，也是中共落實寬柔治理「民族事務」方針的具體舉措。但是這一用心良苦的政策卻沒有充分考慮到不同族群相互雜處的複雜性，沒有預見到不同族群跨地域相互交往日趨頻繁這一問題^④。所以，雖然有人將「兩少一寬」視為「動態法律」的典型，但在具體實施中，卻逐漸變成了蹩腳、僵硬的「靜態法律」。這並不是完全否認「兩少一寬」政策在某些具體案件的處理上可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總體來看，它沒有換取到大多數少數族裔的心，反而造成愈來愈多漢族群眾生發不平等的感覺，而且還助長了某些少數族群中一些人的侵犯心理，尤其是對於漢族民眾的侵犯心理。

這樣說絕非是出於漢族的偏見或道聽途說，而是基於筆者長期在新疆生活的經驗與認真的觀察。在新疆，絕大多數漢人都會有這樣一種看法：最好不要與維吾爾族人發生衝突；哪怕你是一個成年人，若是有維族巴郎子(小孩)欺負你，向你挑釁，你最好是迴避。你的回應很可能會遭到過路的維吾爾族人的圍攻。如果你被打、被傷，只要不嚴重，往往就是活該、不大有人管，就是有人管，肇事者也大都不會得到相應的處罰；但若你打贏了，佔了便宜，那麼可能就會惹禍上身。當然，也並不是說所有的新疆漢人都是一味怕事、忍讓，也有一些不怕事、喜歡打架的漢族青年，尤其是社會青年，會採取以暴制暴的方式

加以應對。有時效果看上去還相當不錯，至少一看他們的「橫相」，就很少有人敢去挑釁了。當然長期以來，新疆人只是以這種經驗來選擇相應的行為，一般並不清楚有甚麼「兩少一寬」政策。但是否知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種經驗培養下的族群情感，只能是非常糟糕的：說輕點，是不同族群間的隔膜愈來愈大；說重點，就是族群間的仇恨與以暴力解決問題的心態得到了滋養。

過去這種情況還主要表現於新疆、西藏等少數族裔聚居地區，而近些年來則蔓延到了內地。所謂「新疆小偷」猖獗內地，就是典型之例。「新疆小偷」基本上就是指少年維族小偷，他們一般都是由同族的成年黑老闆拐騙到內地來行竊的。由於有「兩少一寬」基本政策的導向，加之語言不通等原因，警察往往是將被抓獲的少年「新疆小偷」放走了事。往好處說，這是機械地執行「民族」特殊政策；往不好處說，這幾乎等同於執法不作為。

很明顯，「兩少一寬」政策實施的機械、偏誤，不僅可能助長了一些少數族裔人士的侵犯心理、客觀上放縱

「兩少一寬」政策沒有換取到大多數少數族裔的心，反而造成愈來愈多漢族群眾生發不平等的感覺，而且還助長了某些少數族群中一些人的侵犯心理，尤其是對於漢族民眾的侵犯心理。



「新疆小偷」猖獗內地

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當然不是單純的擺設，廣大少數族裔人民也的確不同程度地因此獲益，但如果認真觀察現實情況，不難發現問題是相當多的。近年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大力推行的「雙語教育」可能就是一例。

了犯罪，同時又強化了一些少數族裔在漢族中的負面形象，讓本來就處於文化弱勢的少數族裔更容易產生被醜化、排斥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會演變成族群之間的暴力衝突（讀者不妨去網上尋找一下對「新疆小偷」的討厭、憎惡、痛打的相關帖子吧）。當然，類似現象相當普遍，決非個案，而2009年韶關「6·26」事件、新疆「7·5」事件以及之後局勢的持續惡化，其背後都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到「兩少一寬」政策長期執行的惡果^⑤。

但是「兩少一寬」政策的實施，並不意味着漢族真的變成二等公民^⑥。姑且不論客觀存在的漢語文化（或以漢語為載體的現代化）的主導性，就是在許多更高層級的國家政策上，邊疆、少數族裔受到的抑制可能也更多。就說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吧。從法理上看，它是國家給予少數族裔最基本的優惠政策，但它是否得到切實落實，則很難說。不僅是十四達賴和熱比婭等人經常拿這個法律來說事，而且在私下或是在網上，也不難聽到少數族裔對於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落實欠佳的抱怨。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當然不是單純的擺設，廣大少數族裔人民也的確不同程度地因此而獲益，但如果認真觀察現實情況，則不難發現問題是相當多的。近年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大力推行的「雙語教育」可能就是一例。

所謂「雙語教育」，就是在少數族裔中小學和幼兒園中，大力推進用漢語教學的工作，其最終目標是使「由現階段的以理科授課為主的部分課程用漢語授課，或除母語文之外的其他課程用漢語授課的模式，最終過渡到全部課程用漢語授課的模式，同時加

授母語文的模式，使少數民族學生高中畢業達到『民漢兼通』的目標^⑦。為了高速、全面推進這一工作，國家拿出四十億左右的巨額資金支持^⑧，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也不惜以「大躍進」的方式大力推進「雙語教育」^⑨。很明顯，無論是現實中的「雙語教育」的強力推進，還是「雙語教育」的目標指向，都表明所謂「雙語教育」的實質，基本就是單語性的漢語教學全面替代少數民族語言的教學，這明顯有違《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三款^⑩。因此，無論是在私下還是在網上（如「維吾爾在線」網站），都有不少少數族裔批評「雙語教育」的聲音，認為自己的民族文化正在遭到毀滅。

但是當地政府似乎並沒有認真聽取批評的聲音，說甚麼批評或反對「雙語教育」的人，不過是少數的少數族裔精英份子，這些人一方面批評「雙語教育」，另一方面又將自己的孩子送到漢語學校去學習；還說不少調查都說明「雙語教育」政策深得民心，得到廣大教師、學生、家長和各階層人士的擁護。因為推進「雙語教育」一來可以幫助少數族裔（尤其是少數族裔青少年）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幫助少數族群人民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提高社會競爭力，有助於解決少數族裔大中專學生就業率持續偏低的問題；二來有利於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交流、溝通、融和與團結。這種辯解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和根據，但仍然經不起進一步的追問。

首先，少數族裔大中專學生就業率低，不僅與他們的漢語水平相對較低有關，更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即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遠遠無法及時地為日益大量增加的少數族裔大中專學生提供就業崗位。而花巨資大力快速

推進「雙語教育」，會更高速地生產出更多的大中專學生，這很有可能促使結構性就業難問題進一步惡化。

其次，說「雙語教育」政策深得民心，得到廣大教師、學生、家長和各階層人士的擁護，或許過於樂觀了。一來真心擁護「雙語教育」的維吾爾族人比例，可能並不一定如有關調查所表明的那樣高；二來學習漢語的積極性、認為「雙語教育」有助於自己今後發展的高統計數，並不能排除同時認為「雙語教育」會影響本族群的文化傳承、發展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現在大多數的支持者，將來未必不會反過來成為更堅定的反對者。因為「從娃娃抓起」的「雙語教育」，與正在快速展開的現代化、城市化的進程，必然會加速傳統少數族群社區的變化乃至解體，會批量地造就出脫離相對傳統自給自足社會的受教育者，即明天的知識份子。沒有人能肯定他們明天不會如當下的一些精英一樣，質疑、反對「雙語教育」。

另外，包括「雙語教育」在內的教育，必然提高青少年的就業預期，可是一旦將來他們更大規模地湧入社會，而社會又無法及時地吸納他們，滿足他們的預期，那麼他們就很可能產生競爭與文化的雙重挫折感，從而更容易受極端民族主義的蠱惑，成為國家敵對勢力的被招募者、擁護者、跟隨者。

因此，即便姑且不論大力推進「雙語教育」的深層用意，其強力推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政府花錢在為自己培養敵人。其實這種花錢不討好的事情，可能不在少數。正在進行的喀什老城區改造工程，或許也是如此。據有關方面報導，政府將拿出超過三十億的資金進行喀什老城區的改

造。政府將這一工程視為愛護維吾爾族人民、促進民族團結的善舉，可是不僅熱比婭等境外疆獨人士，而且境內的一些維吾爾族人都認為，這是政府有計劃地毀滅維吾爾族文化。

說喀什老城區改造是有計劃地毀滅維吾爾族文化恐怕與事實不符，至少是誇大其辭。因為喀什老城區的居住條件，在安全、衛生、自來水供應等方面，的確存在相當大的問題，在原有的格局中進行改造的確很困難，而新建樓房的物質性生活條件是要比老住宅好。而且具體實施中，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落實了一戶戶協商談判搬遷等，這比起在漢族地區常見的強拆強建要人道得多。另外，政府也並非不分青紅皂白地全拆重建，而是考慮到了部分原有建築格局的保護。

儘管如此，喀什老城區的改造工程，還是有很大的問題。首先，它在客觀上的確有可能破壞喀什特有的維吾爾族城市文化，不僅在相當程度上，或許可以將其與老北京城的改造相比較，而且新建的居民住宅小區，也與原老城區的居住、生活、人文環境完全不同。其次，雖然在具體拆遷的過程中，政府注意到了與原住戶的協商，但協商卻是在城市改造勢在必行的前提下進行的。改造喀什這樣一個具有獨特族群文化的歷史老城，按道理，政府是不該擅自拿計劃、出方案的，而是應該廣泛地徵求喀什社會各界的意見，並採取喀什全體人民投票的方式決定是否拆遷改造。然而，政府卻沒有這樣做。這並不奇怪，專權、傲慢慣了的政府，可能會認為他們已經做得夠民主了。

總之，當我們將更高層面上的政策的傲慢與偏見和各種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相比較，可以說，不過是「小惠

即便姑且不論大力推進「雙語教育」的深層用意，其強力推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政府花錢在為自己培養敵人。正在進行的喀什老城區改造工程，或許也是如此。

未徧，民弗從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二 公共空間的權威主義 管控適得其反

經濟、法制等方面政策的影響雖然深遠、重大，但文化意識形態管控的問題同樣不可小覷，其負面作用可能更為直接。眾所周知，中國對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一貫非常嚴厲，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將中共妖魔化。應該承認，自1978年之後，中央對於意識形態的管控逐漸放鬆，民眾的言論自由度也在不斷增加，這的確是進步。但是這種進步不僅不足夠，而且可能又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劇了國家意識形態的危機。

一方面，中共在敏感、重大的意識形態問題上，強力控制依舊；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全權性的政黨，中共並沒有能夠為社會提供一套有效、合法（韋伯意義上的合法性）的思想文化綱領，但又不允許社會公民力量自由地建構。因此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私下裏，人們對所謂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等「一脈相傳」的永遠正確的理論，或頗有微辭，或加以調侃；可是在官方場合，懾於壓力，人們一般又都表示擁護。於是意識形態管控的開放與進步，並沒有真正換來普遍的社會精神文化的解放與進步，相反，人們卻日益嚴重地沉溺於普遍的虛偽、謊言之中。當然這種謊言性共同生活下所存在的，不會只是如魚得水、得過且過、麻木不仁的行為，而且也有改造的顛求、反抗的動機。當相同性質意識形態的管控落實到少

數族裔和邊疆事務方面，就帶來了更大的認同危機。

六十年來，不論社會發生甚麼變化、出現怎樣的族群關係危機，中共總是千篇一律地重複民族大團結的口號。執政黨一方面對於日益增長的少數族群離心力，對於藏漢、維漢、蒙漢等人民之間的隔膜甚至仇視的增長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又強力管控有關「民族問題」的討論。「民族問題」成了最為敏感的話題。基本上，絕大多數關心中國社會問題的「公共知識份子」也不去關心「民族問題」。另外，在不同族群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說在內地漢人高度集聚的社會，漢族與少數族裔缺乏了解、互動，就是在新疆、西藏，不同族群尤其是漢維、漢哈、漢藏之間，也嚴重缺乏真正的互動。一般情況下就是同一單位、社區的熟人之間，也不過保持着面子上的敬而遠之罷了。

但是，且不說私下裏少數族裔的國家認同如何，就是在官方許可的少數族裔文學領域，早在1980年代初，少數民族文學寫作就開始告別社會主義民族文學、轉向族群本位民族認同的方向，而且這種趨向愈往後愈發明顯。一些少數族裔的感傷性族裔文化抒懷，就演變為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種族民族主義^①。在這樣的狀態下，中華民族合法性危機被加深，真實的族群問題被遮蔽，直面問題的討論被阻絕。開放、積極、理性、寬容的思想觀念，難以通過公開的討論生長；冷漠、偏見、仇視、小道消息、謊言，則得以加深、滋生、蔓延。所有這一切，又因為互聯網的普及與政府笨拙而強制的管理迅速惡化。

眾所周知，互聯網在中國的迅速普及，極大地刺激了各種民間言論空

六十年來，不論社會發生甚麼變化、出現怎樣的族群關係危機，中共總是千篇一律地重複民族大團結的口號。執政黨對於日益增長的少數族群離心力，對於藏漢、維漢、蒙漢等人民之間的隔膜甚至仇視的增長視而不見。

間的生長，其中民族主義言說的不斷膨脹，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但是迄今為止，人們關心的似乎只是「國家民族主義」，關注的是主要由「憤青」所表現的國家民族主義與西方之間的對抗性關係；哪怕這種對抗與國內族群問題有直接的關係。其實，自網絡開始在中國普及化起，異質性、多族群性的民族主義就開始在網上出現並不斷發酵。各種以特定族群為名號的網站紛紛建立，側重討論族群關係、族群問題的論壇也紛紛開設，激烈或半激烈的網帖也隨處可見。根據表達方式的差異，大概可以將它們分成三類：(1) 溫和型：以較溫和的態度，介紹本族群的文學、歷史、藝術等文化情況，兼顧某些相關問題的討論；(2) 激烈型：以強烈的族裔民族主義情感，宣傳、讚頌本族群的文化，抨擊對立性的他者，訴說本族群所遭受的不平待遇；(3) 中間型：介於前兩者之間的論壇。

像已關閉的「皇漢網」、「東北滿族在線」等都屬於激烈型網站。在那裏充斥赤裸裸的漢族、滿族種族主義的喧囂，其激烈、偏執、狂囂，毫不亞於納粹種族主義。像「藏人文化網」（這類網站可能是出於「民族身份」更加敏感的緣故，相對較為「自控」）大致屬於中間型（「維吾爾在線」可算作中間偏激型）。而「彝族人網」則屬於溫和型。但是不論哪種類型的族裔網站，其基本前提都是一致的，即「本質主義性質的民族主義」，都視本族群的文化、歷史、性格為最偉大，都以血緣作為凝結本族群的基本要件，大都追求血緣的純粹性。由此來看，這些共時性存在的溫和、中間、激烈型的族裔網站，恰恰形成了從溫和文化

民族主義到激烈政治民族主義、瘋狂種族主義的遞進表徵^②。

另外，在這類網站上，還時常出現一些傳統媒體嚴加控制的對敏感歷史事件的討論、說法。比如像究竟有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屠城血案？蒙人、滿人入主中原是否是漢民族甚至中國的災難？辛亥革命究竟是中國現代轉型的偉大標誌，還是「滿州國」的「國難日」？當年西藏平暴的真相如何？新疆的原住民究竟是哪個民族？等等。至於說有關當下所存在的各種現實的族群問題的網帖、討論就更多了。比如，新疆的少數民族，尤其是維吾爾族大學生在就業方面，是否遭到了系統性排斥？「雙語教育」是不是在毀滅少數民族的文化？新疆的資源是不是被大量掠奪？維吾爾族是否被標籤、歧視為「恐怖主義」？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否真正落實？青藏鐵路的修建是否是西藏、藏區生態文化、人文文化的災難？等等。總之，政府原先在公開場合所設定的諸多禁區，已經被互聯網所衝破，人們可以從這些網站中得到許多難以得到的信息，並在此進行意見交流。可以說，中國的互聯網，既為敏感族群問題的討論提供了「公共平台」的作用，又在相當程度上成了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泛濫的天地^③。

面對這樣的情況，政府幾乎是束手無策，甚至好像連被動應對都談不上。其最典型的做法無非先是聽之任之，然後就是「關停整改」，而且不給出任何公開的官方聲明與解釋。這樣的做法無疑是滯後、無效的，既達不到正確引導的作用，又讓政府顯得專橫，並使得所有被禁止發言的人（包括那些毫無理性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言說者），似乎都成了無辜的言論

如果真有所謂「五毛黨」的話，那麼除了極個別的情況，他們的水平是極差的。不要說指望他們開展有理有節的說理討論，正確引導輿論，就是連應急滅火的作用都起不到。

中國的民族政策無論是政策本身還是政策的實施，都存在着相當的問題。在中共看來，只要經濟發展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就會感謝黨、感謝政府，安居樂業，「民族分裂」、革命，就不會有市場了。

自由的受害者。不錯，坊間盛傳着所謂「五毛黨」的說法，但是至少根據筆者的觀察，如果真有所謂「五毛黨」的話，那麼除了極個別的情況，他們的水平是極差的。不要說指望他們開展有理有節的說理討論，正確引導輿論，就是連應急滅火的作用都起不到；很多情況下甚至起的是火上澆油的作用都說不定。大約到2007年，政府對這類網站關閉、整改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對於想通過網絡來了解國家族群關係狀況的人來說，就感覺愈來愈不方便。

不過，政府的管制並非密不透風。一方面，現在政府做事，已不可能也不會為所欲為了，行事總要有所規避、收斂；另一方面，網絡發表、傳播的靈活普遍性，也使得政府不可能達到完全封鎖的目的。這樣一來，有時似乎各種不同的人就與政府玩起了相互鬥法的遊戲，並且有一些人似乎也有意識地利用這種情況，設法迅速擴大自己的知名度，甚至成為某個特定族群的「民族英雄」。

其實面對新的情況，政府完全應該明確地以法律的名義，對那些赤裸裸地破壞族群團結、威脅國家安定的言論進行旗幟鮮明的公開管制；明確規定將一切有意或不負責任地破壞族群團結、國家穩定的言論者繩之以法。如果有誰真的觸犯了相關規定，第一二次可以給予警告，再犯可封其IP並關閉論壇，若屢次觸犯，甚至可以提起公訴，進行適當的處罰，以達警示、教育之效。對於那些並非是赤裸裸惡意宣傳鼓動的言說，哪怕即便是觀點比較刺耳、偏激，也應該允許自由表達、討論。如果政府既不願意聽，又怕引起擴散效果而不願意公開與其辯論，也可以請一些有水平的人

穿上馬甲與之進行有質量的辯論，以達明辨是非之效。而對於那些牽涉到重要民生、政策的質疑，則應該進行及時的說明、解釋。很可惜，政府哪一方面也沒有做，只是以背後操作的「關停整改」來應對，所以遭致反感、懷疑、批評、反對也就不奇怪了^⑭。

三 民族政策：超越片面的發展主義

很顯然，中國的民族政策無論是政策本身還是政策的實施，都存在着相當的問題，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究竟應該怎麼改，現在有兩種代表性的看法：一是廢除「兩少一寬」等「不合適」的民族照顧政策，採取更「公平」而嚴厲的治理；另一是大力推進民主化進程，真正落實公民自由權與少數民族自治權。前者雖沒有在網絡之外的正規渠道明確表達出來，但卻很有市場，「7·5」事件以後新疆發生的幾次漢人遊行，實際上就包含着這種訴求^⑮；而且2009年9月5日以後新疆當局處理「扎針案」的方式，也露出相似變動的端倪。而後者則更是由來有自，境內自由主義的憲政訴求^⑯和境外要求推翻中共領導的各種言論，都幾乎已成老生常談了。但是這兩種看法，不僅是極端片面、簡單化的，而且實質上也沒有把握中共民族政策根本的問題所在。

國家民族政策的根本問題，集中於當下國家基本意識形態和統治方式兩個層面的相互結合上。這一國家意識形態，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基本國策，而2009年8月25日胡錦濤在新疆的講話再次重申了這一點^⑰。在中共看來，只要經濟發展了，各族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就會感謝黨、感謝政府，安居樂業，「民族分裂」呀、革命啦，就不會有市場了。

然而，世界現代化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民族矛盾的出現、激化，往往正是現代化發展的副產品、伴生物，而且中國高速發展與族群衝突不斷加劇之間的聯繫，也已經是不爭之事實。「發展迷思」並非中共所獨有，其實說到底，它是來自於西方的現代觀念，只不過在當下的中國，它又表現為「資本擴張力」和「威權統治」方式的相互結合。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馬克思就已經深刻地分析了資本為獲取剩餘價值的全球性無節制、無邊界的血腥擴張。雖然在表面上，這種擴張往往表現為自發、自動性，而且冷戰後也更多地換名為中性的「全球化」；與此相一致，過去由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艦炮為資本剝削、擴張的後盾，也早就換成了掌握了第三世界國家權力的本土代理；在某種程度上，中共的威權統治則正是資本全球擴張的高效的中國代理。

這並不是說，中共與中國政府有意地與西方資本聯手來剝削、搜括中國，更不是將資本的中國擴張等同於西方的擴張。現代化、全球化發展的奇妙、欺騙之處，正在於資本的剝削與擴張變得愈來愈匿名化、全球一本土化了。在中國當下的社會轉型中，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旗幟的資本擴張的自發性、資源調配（佔有）性，日益將整個中國都吸引登上了高速發展的列車，而政府的威權統治，則為這種發展「鋪路搭橋」、清掃障礙。在這種國家權力的強力推動下，地方發展缺乏能較好反映民意的自主決策性；弱勢群體、階層、地區的利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維護，更缺乏自我

維護權；腐敗藉着發展、穩定的名義日益猖獗；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也愈演愈烈……在這種西方強權、資本強權、政府強權的「三強全球一本土統治」下，人、個體、群體——不論屬於哪個族群——都被權力無意識地純化為了單純逐利的經濟動物，貶低成了被動地等待着他人恩賜、餵養的寵物。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當下所面臨的族群衝突的問題，的確不是「民族問題」，而是中國普遍存在的片面發展的問題、階級不平等的問題、地區間關係失衡的問題、腐敗制度化的問題。不錯，這一切都昭示了轉型、發展、價值實現的民主取向，但卻絕不是簡單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引進，也不是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暴動、革命。因為在當前的條件下，前者很可能只是一個美麗的畫餅，既不能保證遏制資本無限擴張中的不公正，而且可能會更快地促使分裂、動亂、民粹、種族仇殺的到來；而後者則很可能是新一輪的無解的暴力循環。那該怎麼辦？這將是筆者下一篇文章思考的主題了。

中國當下所面臨的族群衝突的問題，的確不是「民族問題」，而是中國普遍存在的片面發展的問題、階級不平等的問題、地區間關係失衡的問題、腐敗制度化的問題。

註釋

① 官方的相關文獻，參見陳國新、謝旭輝、楊浩東編著：《中共三代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繼承發展》（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第五、六章；另可參見民間人士王力雄：〈西藏問題的文化反思〉（1999年11月15日），北望經濟學園網，www.beiwan.com/bbs/showtopic-1180.aspx。

② 〈普法——「兩少一寬」民族刑事政策〉，人民網，<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2&pageNo=1&reeView=1&id=92947891&boardId=1>。

③ 參見張濟民、張竹萍、孫明軒：〈對少數民族中的犯罪份子必須實行「兩少一寬」政策〉，《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頁83-89。

④ 根據筆者在新疆的生活經驗，其實就是在當年，這一政策的出台就已經在新疆等少數民族自治區內引起了漢族的不滿。只不過當時很多人並不是很清楚這一政策，而往往將所帶來的相關結果，歸罪於胡耀邦的邊疆訪問、講話。就此而言，或許都不好說當初中共考慮不周，而是一開始就忽略了「兩少一寬」政策對漢族的不平等性。

⑤ 或可參見「天山姚新勇」的博客文章：〈我所了解的「維吾爾在線」(中文版)及其他〉(2009年8月4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25ed70100ep4n.html。

⑥ 有網民抱怨：「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奴才漢」，參見<http://hi.baidu.com/%C1%FA%D6%AE%D3%D6%C1%FA/blog/item/3f53424f36c6c503b3de05d5.html>。

⑦ 〈新疆「雙語」教學工作「八問」〉(2007年3月7日)，全國民族自治區重點新聞網站聯盟，www.nxnews.net/1231/2007-3-7/40@213047.htm。

⑧ 〈新疆增速「雙語」教育步伐培養民漢兼通人才〉(2009年1月30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1/30/content_10737365.htm。

⑨ 關於新疆開展的所謂「雙語教育」的具體做法，坊間有不少傳聞，這裏不便轉述，不過下面這段讚美之辭，或許不難讓人聯想到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在短短的十多年間，雙語教學這一形式從無到有，從幾十個班到現在的近1.2萬個班，學生人數達到80萬人之多，如果再加上大專院校、疆內初中班、內地高中班、疆內高中班的學生可以達到90多萬人；從學前一直到高中，到大專院校、職業技術院校，遍及所有教育單位；辦班形式有疆內初中班、內地高中班、疆內高中班、部分課程漢語授課班、全部課程漢語授課加授母語文班等多種形式，展現出新疆雙語教學的豐富多彩和

蓬勃發展生機。可以這麼說：像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這麼大規模地實施雙語教學改革，在世界雙語教育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方曉華：〈新疆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現狀、特點及其反思〉，廣州暨南大學「中國社會轉型與多民族語言文學發展關係暨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研討會會議論文，2009年4月。

⑩ 本條的具體內容是：「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班級)和其他教育機構，有條件的應當採用少數民族文字的課本，並用少數民族語言講課；根據情況從小學低年級或者高年級起開設漢語文課程，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和規範漢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引自中國網，www.china.com.cn/chinese/2001/Mar/22466.htm。

⑪ 參見「天山姚新勇」的博客文章：〈中國「民族危機」系列思考之一至之六〉：<http://blog.sina.com.cn/wulumuqikashigaer>。

⑫ 更全面系統的考察，參見〈中國「民族危機」系列思考之一至之六〉。

⑬ 如果將此與西方世界流行的「政治正確」相對照，中國不是缺少言論自由，而是自由得沒邊了。另相關情況參見〈中國「民族危機」系列思考之一至之六〉。

⑭ 政府與「維吾爾在線」之間的博弈就很有代表性。參見〈我所了解的「維吾爾在線」(中文版)及其他〉。

⑮ 遊行中喊出的「我們要王震」的口號，就很可能說明問題。在私下或網上更有人提出不切實際的廢除民族區域自治的意見。

⑯ 參見姚新勇：〈紀末的焦慮：知識界九十年代中國文化認同言說的反思〉，《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頁81-87。

⑰ 參見〈創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記胡錦濤總書記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考察工作〉(2009年8月25日)，引自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8/0825_17_1319805.shtml。